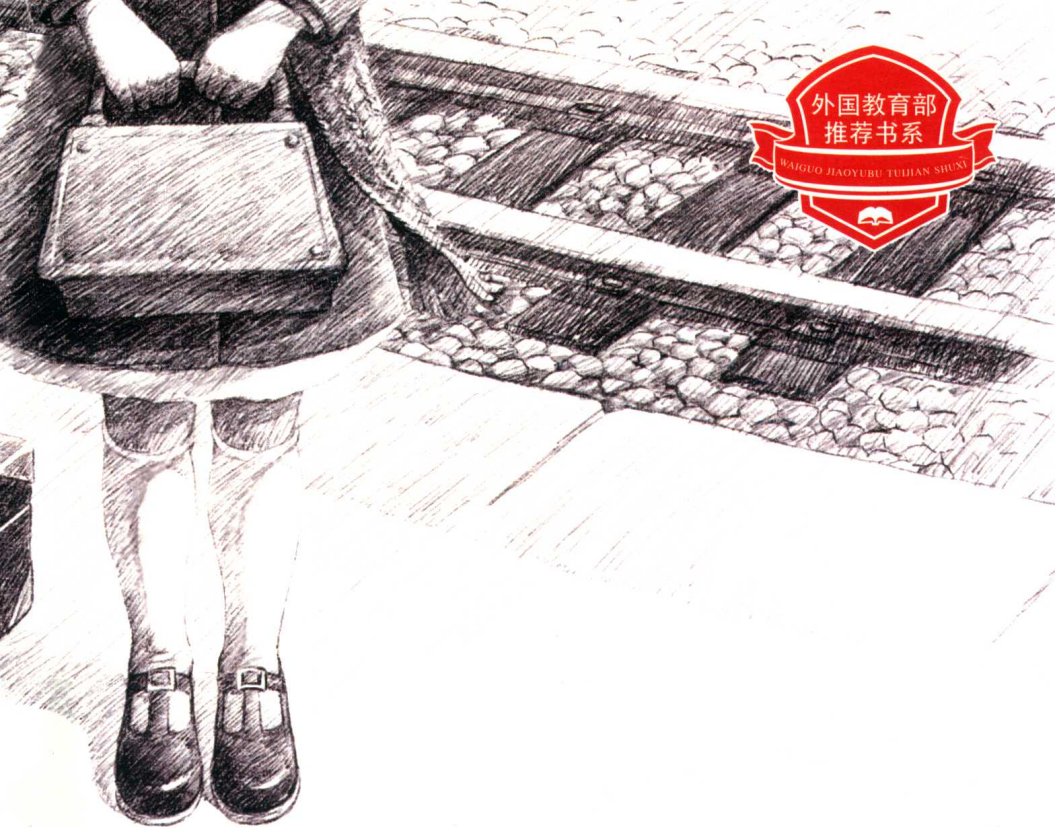




When Hitler Stole Pink Rabbit

希特勒偷走了 粉红兔



[英] 朱迪斯·克尔 著 方华文 译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



XITELE TOUZOULE FENHONG TU

希特勒偷走了 粉红兔



[英] 朱迪斯·克尔 著 方华文 译

Original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HarperCollins
Publishers Ltd. under the title

WHEN HITLER STOLE PINK RABBIT

Text copyright © Judith Kerr, 1971.

Translation©

2014 Jieli Publishing House translated under licence from
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.

The author asserts the moral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
this work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/(英) 克尔著; 方华文译. —南宁: 接力
出版社, 2015.5

书名原文: When Hitler stole pink rabbit

ISBN 978-7-5448-3758-3

I. ①希… II. ①克…②方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
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94871号

责任编辑: 戴迪玲 文字编辑: 杜颖达 美术编辑: 张 凯 责任校对: 王 静

责任监印: 刘 冬 版权联络: 王燕超 媒介主理: 李羽清

社长: 黄 俭 总编辑: 白 冰

出版发行: 接力出版社 社址: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: 530022

电话: 010-65546561 (发行部) 传真: 010-65545210 (发行部)

http://www.jielibj.com E-mail: jieli@jielibook.com

经销: 新华书店 印制: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印刷厂

开本: 880毫米×1250毫米 1/32 印张: 7 字数: 160千字

版次: 2015年5月第1版 印次: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—10 000册 定价: 2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10-65545440

序言 在苦难童年里盛开的铃兰花

著名诗人、散文家、儿童文学作家 徐鲁

阅读《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》这本小说，我首先想到了“国际青少年图书馆”和“国际儿童图书节”的创办者叶拉·莱普曼夫人的故事。“二战”期间，作为犹太人的叶拉，幸运地逃离了纳粹德国，在瑞士暂住了下来。但是她在内心里，总是对已经变成了犹太人的噩梦的故乡德国割舍不下。她在自己的回忆里援引过海涅的话：每当我在深夜里想起德国，我就会焦灼难眠、热泪盈眶。我想，这种感情，应该是当年许多被迫离开了德国，流亡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之于祖国的感情状态。战后，叶拉以盟国占领军的文化官员身份，重新返回自己的祖国，开始在德国的废墟上四处呼吁和奔走。她的心中怀有一个美好的梦想，她呼吁说，德国的孩子，和全世界的孩子一样纯洁，他们是无辜的，不应该继续生活在纳粹的阴影之中，何况，他们也是疯狂的战争和恶魔般的梦魇的受害者。如果没有人来帮助他们去拥抱健康、阳光和文学，他们就会背着沉重的“红字”走上歧途。

叶拉敞开自己宽容和温暖的女性与母性之心，渐渐融化了一些同胞的敌意的坚冰。她最早发出的一个具体倡议就是：在慕尼黑组织一次国际儿童书展，展出她从世界各国募集到的四千册童书，以此来吸引德国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亲，重新建立起读书和生活的信

心与幸福感，重新找回阅读、思考和想象力。她的倡议，赢得了人们的赞美和响应。许多年轻的父母，像被拉出了黑暗地窖的葡萄藤一样，对生活的信念瞬间得以复苏。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一本本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小小童书，竟然拥有那么大的魔力，一夜间就可以改变许多德国的孩子、父母和家庭的精神状态……

英国女作家朱迪斯·克尔的自传体小说《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》，也是一部反思纳粹历史，讲述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和纳粹统治德国时期，小女孩安娜跟着家人流徙异国他乡，度过自己“苦难童年”的故事。当时，年仅九岁的安娜，并不明白“逃难”的含义，她离开家、离开自己的祖国后，仍然惦记着留在家里的一只粉红色兔子玩偶，那是她小时候最心爱的东西。除了粉红兔，还有一只玩偶小狗。她犹豫再三，带走了小狗，从此再没见过她的粉红兔子。

虽然故事发生在纳粹统治时期，但是作家并没有过多地去铺排和渲染那场恐怖的人间灾难，而是把小安娜和她的哥哥、同学、家人，在黑暗年代里未曾泯灭的对美好生活的信念、希望与热爱，作为整个小说的主线，书写了这一代孩子直面“苦难童年”，乐观地走向新的生活的成长故事。

安娜的爸爸是一位有独立思想、反对希特勒和纳粹专制统治的犹太作家。在希特勒即将上台之前，他预感到，希特勒和纳粹在德国可能会赢得大选。

“假如出现这种情况，让那帮人掌了权，他就不想在德国生活了。咱们谁也不愿在这儿的。”妈妈告诉即将迎来自己十岁生日的安娜说。

“因为咱们是犹太人吗？”安娜问。

“不仅仅因为咱们是犹太人。你们的爸爸认为那时谁都不敢畅所欲言，他就无法写作了。纳粹不愿意听反对的声音。”

果然，在德国大选前夕，安娜的妈妈给爸爸整理了一个小行李箱，爸爸搭乘夜间火车去了布拉格，逃离了德国。如果纳粹失败，爸爸就会回来；如果纳粹获胜，那么，小安娜这一家犹太人在德国就很难待下去了，到时候，妈妈会带着全家人去布拉格、去瑞士，和爸爸在一起，“在那儿一直住到所有灾难都过去”。

无论是爸爸、妈妈，还是其他亲人、亲戚，他们都有一个共识：虽然让孩子们在童年时代从一个国家流浪到另一个国家，生活将会很难——就像小安娜看过的一本书上所描写的“苦难童年”一样，但是，“不能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”，已经成了大家的一种流行语。

但是，小安娜这一代犹太孩子生不逢时，他们注定要被迫离开熟悉的祖国，去陌生的异乡流浪。因为，希特勒果然赢得了大选，他很快就控制了整个德国。正如爸爸预料的那样，谁都不被允许说个“不”字，谁如果反对他，谁就会被关进监狱。

在这种境况下，妈妈只好带着小安娜和她的哥哥，忍痛离开了祖国，星夜逃往异乡。黑暗之中，火车轰隆隆地穿过德国，少女安娜的心里却一直在想着她在书上看到的那四个字：

苦难童年……苦难童年……苦难童年……

临离开时，孩子们帮妈妈捆扎书籍时，心里还怀有这样的希望：“所有的书还是要放回书架的！”可是接下来，“就跟悲剧里的剧情一样，糟糕的事情一件接一件”。纳粹点燃的专制的大火，不仅烧毁了象征着自由、民主、和平的国会大厦，还在各地干起了疯狂的焚

书行径，不单单焚烧了安娜爸爸写的书，还有其他一些杰出作家的书，如爱因斯坦的书，弗洛伊德的书，以及赫伯特·乔治·威尔斯的书……

纳粹点燃的疯狂的大火，不仅烧痛了小安娜幼小的心，也烧毁了一代德国孩子童年的美梦。

在异国简陋的乡村小学校里，安娜虽然也在上课、念书、写诗，可是，她的心中藏着沉重的心事。她知道，她再也不能在自己的祖国、自己的城市里生活和念书了，不能和家乡的男孩子一起滑雪橇、溜冰了。她很怀念在祖国的那段快乐无忧的时光。

但是，这样的时光已经消逝了。她将被迫去承受童年生活和命运的重量。甚至在异国他乡，她也亲眼看到了这样令她费解的事实：

当她遇见了两个同样幼小的德国孩子时，本来觉得应该和他们一起快乐玩耍、成为友好的小伙伴的，可是，两个德国孩子的家长不仅仅不允许他们一起玩，甚至也不允许他们说话。末了，那个德国男孩只能抱歉地做了个鬼脸，耸了耸肩。不是因为别的，就因为安娜是犹太孩子，而他们，是纳粹的孩子。

看到德国男孩被他的妈妈带着离开了，安娜感到十分迷惘和伤心。“不知那个德国男孩现在是怎么想的，不知他妈妈都讲了她和麦克斯什么坏话，也不知他长大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”安娜这样在心里想道。

作为“逃离希特勒的难民”，安娜在苏黎世湖的渡船上，度过了自己的十岁生日。虽然也有爸爸妈妈和亲人祝福的礼物，可是小安娜毕竟还是觉得，“我还不太习惯当难民”。

那么，如何给幼小的孩子去解释这种灾难呢？如何去安慰孩子

迷惘和痛楚的心呢？

爸爸这样告诉她生活的真相：“你在一个国家生活了一辈子，而这个国家突然被一群暴徒所占领，你得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谋生，无亲无友，一贫如洗。”

爸爸还这样鼓励正在成长的安娜：“犹太人遍及世界各地。纳粹编造出可怕的谎言污蔑犹太人，所以，咱们这样的民族必须澄清谎言，这才是至关重要的。”

“怎么澄清？”安娜问爸爸。

“要表现得比其他的民族更为优秀。”爸爸说，“比如，纳粹说犹太人不诚实，那么我们不仅要和别的民族一样诚实，还必须比他们更诚实；咱们必须比别的民族更勤奋，证明咱们并不懒惰；比别的民族更慷慨，证明咱们并不吝啬；比别的民族更懂礼貌，证明咱们并不粗鲁。”

爸爸也明白，这样的要求，对孩子来说似乎太苛刻。“但我觉得很有必要，因为犹太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，身为其中一员是幸事。你们在瑞士代表的是犹太民族，当我和妈妈回来时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为你们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的。”

爸爸的话，不仅给小安娜带来了温暖的安慰和鼓励，更像是在黑暗中给小安娜点亮了一盏盏路灯，为她照亮了童年的小路。

就像盛开在苦难童年里的春天的铃兰花，小安娜一天天成长起来，坚强起来，成熟起来，散发出生命的芬芳。

她看到，爸爸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，拼命写作，疲倦不堪，而且只要一闭上眼，就会不断地做噩梦，梦见自己试图逃出德国，却在边境被纳粹拦了下来……安娜听着爸爸在梦中的叫喊，心如刀

割一般，她低声向上帝祈祷：“求求你，让我代替爸爸做噩梦吧！”

记得安徒生文学奖获得者、以色列作家尤里·奥列曾经呼吁，儿童文学作家要帮助和拯救那些“如履薄冰的孩子”，因为，大屠杀曾经是他童年的一部分。另一位应邀为国际儿童图书节写过献辞的斯洛文尼亚作家鲍里斯·诺瓦克则直言，孩子们不仅仅生活在光明里，同时也生存在阴影里，因此他希望，“作为一个不能再真实的警告，希望成年人不要把他们的童年变成地狱。让我们都尽自己的一份力，让孩子们免受苦难”。同样是安徒生文学奖得主的奥地利作家克里斯蒂娜·涅斯特林格，谈到她为儿童写作时的一个“精神支柱”就是：“既然孩子们生长于斯的环境不鼓励他们建立自己的乌托邦，那我们就挽起他们的手，向他们展示这个世界可以变得如何美好、快乐、正义和人道。这样可以使孩子们向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这种向往会使他们思考应该摆脱什么、应该创造些什么以实现他们的向往。”

朱迪斯·克尔似乎是用这样一部讲述黑暗年代的故事，却又充满了温暖和光亮的小说，回应前面这几位作家的呼吁与倡议。

每一个孩子，都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天使、宝贝和奇迹。我们甚至会惊异地发现，越是在苦难、艰辛、疯狂和黑暗的年代，在我们的孩子们身上，越具有一种如同芬兰儿童文学作家托芙·扬森所说的“非凡的自卫能力”：只有孩子才能将日常事物激起的兴奋，以及面对怪异而不慌不忙的安全感完美地平衡起来。

你们听，在那天空中阴云密布、灾难即将来临的日子里，孩子们在雪地上玩雪橇时发出的开心的笑声，是多么美丽和爽朗！

你们看，当纳粹正在到处制造人间地狱的时候，那开放在五月

里的一束束小巧的绿铃兰和白铃兰，正装满了箩筐，出现在街头巷尾，给焦灼不安的人们送来了美丽的希望！

就在这样的五月的早晨，小安娜看见，一位老者手中的报纸上，头版正登着一幅希特勒不可一世的讲演照片。可是，老者把报纸拦腰一折，“希特勒就不见了”，随后，他充满感激地嗅嗅春天的气息，微微一笑，把嘴里仅有的一颗门牙露了出来。

“春天的气息呀！”他说。

五月是橄榄树返青的季节。严寒的冬天里，橄榄树的枝叶化成了泥土，但是，谁又能保证，那些死在纳粹的集中营里，已经变成橄榄树田的肥料的苦难者的骸骨，不在历史的春天到来的时候，又化作青葱的橄榄树叶，来点缀那明媚的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呢？

在《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》里，希特勒可以说是灾难、邪恶、黑暗和魔鬼的代名词，粉红兔却象征了孩子们的美梦、热爱、幸福、希望和信念。魔鬼最终真的能偷走孩子们的美梦、热爱与信念吗？不会的，永远不会的！最终，所有的征服者、霸权者、灾难制造者，也都将祸及自身。

“祝小安娜生日快乐！”

“祝一九三五年快乐！”

听，在艰苦的年代里，人们都在举杯祝愿。

是呀，谁能阻挡住历史的脚步、春天的脚步呢？

2014年12月12日于武汉东湖梨园

目 录

第一章·····	1
第二章·····	13
第三章·····	23
第四章·····	31
第五章·····	38
第六章·····	48
第七章·····	56
第八章·····	64
第九章·····	70
第十章·····	78
第十一章·····	87
第十二章·····	98
第十三章·····	107
第十四章·····	120
第十五章·····	130
第十六章·····	138
第十七章·····	148
第十八章·····	152

第十九章·····	161
第二十章·····	168
第二十一章·····	178
第二十二章·····	188
第二十三章·····	196
第二十四章·····	201
译后记·····	209



第一章

安娜和班上的女同学艾尔斯贝特离开学校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那年的冬天，柏林城内大雪纷飞。积雪不化，于是街道清洁工就将雪扫到马路边，堆成一个个雪包，一堆就是好几个星期。那灰白的颜色，显得非常凄凉。此时已是二月，积雪化成了泥浆，到处都是——一汪汪的雪水。安娜和艾尔斯贝特都穿着系带的靴子，一路走一路跳过雪水积成的水洼。

她们俩都身穿厚外套，头戴羊毛帽，这种帽子可以保护耳朵不受冻。安娜还系了一条围巾。她今年九岁，但个头小，围巾的一端耷拉下来，几乎都到了膝盖处。围巾将她的嘴和鼻子捂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一双绿眼睛和一绺黑头发。她步子迈得很急，因为快到

吃午饭的时间了，她还想到文具店买几支蜡笔。她走得气喘吁吁，所以当艾尔斯贝特停下来看一张大大的红色海报时，她心里倒是有些高兴。

“又是那个人的肖像。我妹妹昨天就见到了一幅，她还以为是查理·卓别林^①呢。”艾尔斯贝特说。

安娜瞧了瞧那人直愣愣看人的眼睛和冷酷的表情，然后说：“除了胡子像查理·卓别林外，别的地方一点儿都不像。”

接着，她们念出了写在肖像下的名字：阿道夫·希特勒。

“他想要让大家在大选中投他的票，到时候他就能控制犹太人了。”艾尔斯贝特说，“你觉得他能控制蕾切尔·洛温斯坦吗？”

“谁都控制不了蕾切尔·洛温斯坦，她是位杰出的领袖。也许他能控制我，我也是个犹太人。”安娜说。

“你不可能是！”

“我就是！上个星期，我爸爸还跟我们讲过这事儿呢。他说我们是犹太人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和我的哥哥都不能忘记这一点。”

“可是，你们又不像蕾切尔·洛温斯坦那样每周六到特殊的教堂去呀。”

“那是因为我们不信教，我们压根儿就不到教堂里去。”

“真希望我爸爸也不信教。”艾尔斯贝特说，“我们每逢星期天都要去教堂，让我窝在那儿的座位上。”她说着用好奇的目光打量了一眼安娜，“我还以为犹太人都是弯钩鼻呢，可你的鼻子很正常呀。你

① 查理·卓别林（1889—1977）：英国电影艺术家、喜剧大师，1913年移居美国。——译者注（本书脚注若无特殊说明，均为译者注）



哥哥是弯钩鼻吗？”

“不是，”安娜说，“我们家只有一个人是弯钩鼻，那就是女仆贝莎。她从电车上摔下来，把鼻子摔成了那个样子。”

艾尔斯贝特有点气恼了。“那么，”她说道，“如果说你长得跟大家一样，又不到特殊教堂去，那你怎么知道自己是犹太人呢？你怎么能确定呢？”

两个人之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。

“我觉得……”安娜说，“我觉得那是因为我父母是犹太人，而且他们的父母也是犹太人。爸爸上个星期才跟我们谈起这事儿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多想过。”

“好吧。我觉得这种事情很愚蠢！”艾尔斯贝特说，“什么阿道夫·希特勒，什么这个人那个人是犹太人，还有一切的一切，都很愚蠢！”她说完就跑开了，安娜也跟了上去。

她们一直跑到文具店才停下来。店里有个人在跟柜台旁的男店员说话。安娜认出那人是住在附近的兰贝克小姐，她的心顿时一沉。兰贝克小姐一边皱眉头，把脸皱得像绵羊的脸，一边连声说：“这年头太糟了！这年头太糟了！”她每说一遍“这年头太糟了”，都要晃一晃脑袋，耳朵上的耳环也随之摆来摆去。

文具店的店员说：“一九三一年够糟的了，一九三二年更糟。记住我的话：一九三三年会糟得不能再糟。”这时，他瞧见了安娜和艾尔斯贝特，便招呼道：“你们要买什么，亲爱的？”

安娜正要告诉他自己想买几支蜡笔，却被兰贝克小姐瞧见了。

“小安娜！”兰贝克小姐高声说道，“你好吗，小安娜？你亲爱的父亲好吗？他可真是个出色的人！他写的每篇东西我都看。他的



书我都买下了，还一直在听他在收音机上的讲话。不过，这个星期报纸上没有他写的东西……我真心希望他身体健康。也许，他出去做讲座了吧。唉，在这糟糕的年头，我们实在是需要他啊！”

安娜等兰贝克小姐把话说完，然后说道：“他得了流感。”

这句回答又激起了对方滔滔不绝的话语。你会感觉兰贝克小姐似乎已自知时日无多，要把心里的话说完似的。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耳环叮当作响，又是提供药方，又是推荐医生，说个没完没了。安娜急忙许诺，说一定向父亲转达兰贝克小姐良好的祝愿，兰贝克小姐这才作罢，走到大门跟前却又转过身说：“别说是兰贝克小姐的祝愿，小安娜，就说是一个崇拜者的祝愿！”说完，她总算走出了店门。

安娜很快就把蜡笔买好了。随后，她和艾尔斯贝特一道走出文具店，站在外边的寒风里。她们通常都是在这个地方分手，各走各的路。可是，艾尔斯贝特没有立刻走掉。有件事情她想问安娜，已经有很长时间了，现在似乎是开口的好时机。

“安娜，有个名人父亲是不是感觉很好？”艾尔斯贝特问。

“遇到兰贝克小姐这样的人，感觉就不好了。”安娜说道，随即心不在焉地迈开腿往家走，艾尔斯贝特也心不在焉地跟在她屁股后面。

“要是不遇到兰贝克小姐，感觉好不好呢？”

“我认为感觉很好。首先，爸爸在家工作，我们总是能够见到他。另外，我们有时候可以拿到免费的戏票。有一次，我们接受一家报社的采访，他们问我们喜欢看什么样的书，哥哥说喜欢赞恩·格雷的书。第二天就有人把赞恩·格雷的一整套书赠送给了我们！”

“真希望我爸爸也是个名人，”艾尔斯贝特说，“不过，我想他一



辈子也出不了名，怪就怪他在邮局工作。干那种活儿，别想出名。”

“你爸爸出不了名，但是你或许可以。家里有个名人爸爸有一点不好，那就是你自己恐怕永远都出不了名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反正你从来没听说过一家出两个名人的。有时候这挺叫人伤心的。”安娜说着叹了口气。

说着说着，二人已来到了安娜家的白漆门外。艾尔斯贝特兴奋地在想怎样才能出名，海姆皮从窗户瞧见她们，打开了大门。

“天哪！”艾尔斯贝特大叫了一声，“我赶不上吃午饭了！”她说完一阵风般沿着大街跑掉了。

“瞧瞧你和那个艾尔斯贝特，”等安娜走进屋，海姆皮嘟嘟囔囔地说，“你们俩说起话就没个完，能把猴子都急下树来！”

海姆皮即“海姆皮小姐”，自安娜和哥哥麦克斯还是小不点儿的时候就照料他们。现在兄妹俩大了，等他们去了学校，海姆皮就做些家务。不过，等兄妹俩回到家，她就会围着他们打转转。“快把这些东西卸下来。”她边说边为安娜解开围巾，“你看上去就像个没有扎带子的包裹。”就在海姆皮把她的衣服一层层扒掉的时候，安娜听见客厅里有人弹钢琴。原来妈妈在家呢！

“你脚上不觉得湿吗？”海姆皮说，“那就快去洗手吧。饭差不多快做好了。”

安娜一级级登上铺着厚地毯的楼梯。一缕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，外边的花园里可以看见几片没有融化的积雪，厨房那儿飘来了烤鸡的香味儿。放学回家的感觉真好。

她推开洗澡间的门，听见里面有咕咚咕咚的声音，接着就瞧见